

福家三

(供批判参攷◁▷定期收回)

№ 000054



三家福

(苦 剧)

人物：

苏 义

孙 氏

林 吉

刘 氏

施 福

施 洋

黄 氏

第一场

〔苏义喜气洋洋上〕

苏 义：（唱“游西湖调”）

寒来暑往一年整，

教读掙来十两银。

家中大概菜米尽，

赶快回家莫停留。

我苏义，家境贫寒，下为教读，一年辛之苦力，得来这十两银子，真是不易。反想吃过迷神酒就回家，谁想东家生性刻薄，硬把

我留下，替他写了一大堆春联，他自己贴用不派，剩下的还拿去卖钱。因此把我拖到今天年三十。看天色不早，赶快回家，也好买柴米跟老妻过年呀。哈，哈，哈……（下）

〔黄氏上〕

黄 氏：（唱“望春调”）

山穷水尽无所依，

满怀哀怨心惨凄。

当立人立徒受罪，

不如一死沉潭底！

〔黄氏欲跳水自尽，苏义上，急止之〕

苏 义：施洋嫂呀！

（唱“什碎调”）

你为什么要有尽？

〔黄氏低泣流涕〕

苏 义：（唱）到底为何因？

黄 氏：（唱）要说口难开，
未语先哽咽。

苏 义：（唱）
你要哭，莫伤心，
彼此好乡邻，
低管对我来说明。

黄 氏：（唱）
只因家境太贫寒，
丈夫出外去撑船。

苏 义：生计所迫，施泮才出
外撑船，这我知道。

黄 氏：（唱）
至今一年无音讯，
必定船沉一命丧黄泉。
公之要病年关近，
债主临门逼银钱。
我左右为难无路走，
才出此下策来跳潭。

苏 义：你以为施泮已死，就
要自尽吗？

黄 氏：（唱）
夫死留我无所望，
单身难挑千斤担；
志志凄凉人性淡，
万般无奈才寻短见。

（泣不成声）

苏 义：（唱）
听她苦情真凄惨，
不由苏义淚盈眶。

（夹白）施泮嫂呀！（安慰
地）

（接唱）

你千万不可寻短见，
施泮没死在人间。

黄 氏：（惊问）啊！我夫没死？

苏 义：（仍然安慰地）还在。

黄 氏：你怎么知道呢？

苏 义：（支吾）呃……他，（脱
口而出）他有信寄来呀！

黄 氏：有信寄来，我并未收到
呀。

苏 义：有一封信寄到我这里来
叫我转给你。

黄 氏：哦，我夫真有信寄来！
信在哪里？

苏 义：在……在我这里。

黄 氏：就该先生把信交我带回，
以便安慰我公之。

苏 义：（一楞）是！我拿……
（装作在袋子里乱摸）哎呀！
我一时慌忙，把信丢在袋中，
忘了带出来。

黄 氏：（失望）这……

苏 义：（进一步安慰她）不但
寄信来，还寄钱哩。

黄 氏：还寄钱：多少钱呢？

苏 义：寄十……十两……

黄 氏：我去寄来十两银子？

苏 义：是呀！

黄 氏：敢问苏先生，银子在哪里？

苏 义：在我这里。

黄 氏：先生可有带在身边？

苏 义：在……在我身边。

黄 氏：那就请先生把银子交我带回。

苏 义：对……对……我拿给你。……（犹豫地自言自语）我只有这十两银子，都给她？……要是不给她，又怕她寻死。这便如何是好呢？

黄 氏：（向前）苏先生！

苏 义：（以为黄氏又要跳潭，慌急）是，是，我拿，我拿。（终于取出了银子）这十两银子，就是施洋寄来的。你拿去罢！有了银子，你就别再寻短见了。（苏义把银子给黄氏）

（黄氏接银）

苏 义：你快把银子带回家，好让你公之安心。（又顺

手取回银子）这银子是一年辛苦之劳之助，仅存下来的。你带回去，欠人家的就还人家，剩下来的要留着用。这银子得求不死呀！（递给黄氏）你有了银子，千万千万可别再想死！（终于把银子交给黄氏）

黄 氏：（接银）我夫既在人间，又带来了银子，怎么还会想死！

苏 义：对！死不得的。

黄 氏：谢之！我明早再到先生家中取信。（转身欲走）

苏 义：（眼看着银子，脱口而出）那些银子……

黄 氏：银子怎样？

苏 义：（急转换口气）银子要拿就啊！

黄 氏：我知道。苏先生说了！（下）

苏 义：诌！（自送黄氏下）银子就这样拿走啦！我一年辛辛苦苦之得来的十两银子，就这样拿走啦！

（唱“什碎调”）

十两银子周济人，

两手空之怎好回家门！

家中想必柴米尽，

别说过年，就是二步

也吃不成。

我要问我要钱报——

（夹白）怎么跟她讲呢！

骗她？

（接唱）

不行！不行！（想）

要是说助银为了救人

命，

自己饿肚多少也会不

甘心。

只得好话从头讲，

道理讲明她总得听。

（夹白）哎呀！说着 说

着，肚子就饿了！（转念，

然后抖擞精神）

（接唱）

救人一命胜造浮屠七层，

钱他几顿又有什么要紧！

（苏义大摇大摆地走了几步，

然后捧着肚子下）

第 二 场

（苏义家中，苏妻孙氏

上）

孙 氏：（唱“雨霖铃”）

今又除夕要过年，

两手空之等着钱。

我夫还不回家转，

洗净锅灶望穿眼。

先生这时候还不回来。（下）

〔苏义手捂腹上〕

苏 义：（唱“什碎调”）

饥肠辘辘步履艰，

好容易走到自家门前。

（踉跄不敢进门）

〔孙氏上〕

孙 氏：我把锅灶都弄好了，单

等他回家拿钱糴米买菜，也

好欢喜之喜之过个年。（稍停）

天都快黑了，怎么还没回来

呢？难道是拿不到学钱？还

是顺便买菜去了？……唉！

我只好还是等着他吧！

〔苏义进门〕

孙 氏：先生你回来了？

苏 义：嗯。

孙 氏：你肚子怎么啦？

苏 义：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孙 氏：（唱“什碎调”）

莫非你是肚子饿？

苏 义：（唱）

不饿紧抱肚子又为何！

孙 氏：别说了，钱拿来，我赶快去籴米，好煮饭给你吃。

苏 义：家里没米啦！

孙 氏：昨天就没了！

苏 义：啊，没米就不用烧饭。

孙 氏：不烧饭不要挨饿吗？

苏 义：该饿就饿，我也不怪你。俗语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孙 氏：先生呀！别啰嗦了，快把钱拿来吧！（见苏义迟疑）难道你身上没有钱吗？

苏 义：妇道人最开口也要钱，闭口也要钱。

孙 氏：不要钱怎样去籴米？

（苏义示意要钱）
孙 氏：你还要钱呢？

苏 义：学钱？给我用去了。

孙 氏：啦！你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苏 义：（唱“十殿阎”）

施洋出外一年无音讯，
必定十死无一生，

洋嫂日食难度、无钱

还债，

万般无奈，

因此要跳潭自尽。

孙 氏：你赶快把她救下来呀！

苏 义：君子岂有见危不救之理。

孙 氏：救她之后怎样？

苏 义：（接唱）

洋嫂满腹辛酸泣不成声，
叫你看见也会伤心！

孙 氏：要是给我看见了，我也会帮她伤心的。

苏 义：（唱）

我就假说施洋没死寄来家信，

随信还寄来一十两银。

孙 氏：你哪来的信给她呢？

苏 义：我骗她说信放在这里，忘记带出来。

孙 氏：那银子又是怎样骗她的呢？

苏 义：银子是再骗她的！

孙 氏：那你怎么办呢？

苏 义：我只好把一年积蓄拿来，两十两银子给了她。

孙 氏：全给了她？

苏 义：就当作施洋寄来的每家银了。

孙 氏：你没留下半文钱吗？

苏 义：我疎财仗义，还能当
下钱：

孙 氏：你疎财仗义，家里米
桶只好吊在屋檐上啦！你
救人我是欢喜的，不该不
留下一些。看我们自己怎
么过年！

苏 义：“克己待人”呀！救
人之时，哪里还顾到过年
不过年。

孙 氏：年可以不过，饭总不
能不吃。

苏 义：子曰：“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开水也可充
饥。

孙 氏：准得饿死。

苏 义：想个办法吧！

孙 氏：你有啥办法？

苏 义：你帮我想想着。

孙 氏：帮你想——（想）你去
向亲戚借钱。

苏 义：俗语说，“贫居闹市
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们家贫，富亲断绝，由
谁借去？

孙 氏：没地方借钱也是。（又
想）不然，把衣服拿去当

了。

苏 义：年三十夜，破衣服有什
要？再说，也没地方好当。

孙 氏：没地方当，又没地方
这……（想）呀，还有一
办法。

苏 义：还有什么办法？

孙 氏：我去找施洋嫂讨些钱
来。（欲走）

苏 义：（急忙阻止）你要往
里去？

孙 氏：（停步）找施洋嫂讨

苏 义：你要找她讨钱，我就
告你。

孙 氏：告我什么？

苏 义：你去讨钱，事情转穿
害死两条性命，人命关天
我就要告你。

孙 氏：讨钱会害死人，你还
告我，那可怎么办？（想
呀！我还有一个办法。

苏 义：还有什么好办法？

孙 氏：你去偷挖些薯茨吧。

苏 义：啧啧！岂有此理！我先
岂肯为盗，此非君子之所
也！

孙 氏：先生就不能做贼！

义：先生做贼，给人家知道，成何体统！

氏：做贼怕羞？俗语说得好：“鸡饿不怕棍，人饿不怕打。”偷挖菜着菜有什么要紧？

义：小声点！给人家听见多难为情。还是另想办法，看有比偷菜好些的没有？

氏：就是讨钱跟挖菜，别为我也不会替你着想！

义：再想之嘛，还有比这个好的没有？

氏：我想不来了！

义：（暗自思量）讨钱会害死人，做贼顶多是丢脸丢脸？害死人？（转念）

唉！你来我去宁可我去丢脸，也不能害死人。好吧！我就去偷挖菜吧！

氏：（安慰地）先生，我们为了帮助别人，自己没得吃，迫不得已才做这事，并非贪心。这时候天快黑了，要去也该去了。

义：草袋不拿一只给我？

〔孙氏急下，取草袋上〕

孙氏：出门自己要小心。

义：唉，你把门掩着就好，不要门上。（欲去复回，与妻对视片刻，摇头下）

孙氏：唉，先生去了，我进去等他。（门门，下）

第三场

〔除夕晚上，林吉家；林吉母刘氏上〕

刘氏：（唱“孟姜女哭长城”）

十八岁入林家我叫刘氏，
夫早亡儿勤耕年复一年。
我昨天廿九晚度欢整夜，
天一亮鸡刚啼又蒸糕做糰，

一直忙到这时方才得闲，
险些儿忘掉了那块蕃菜园。

哎呀！果然不揣，我儿一年四季勤耕勤种，留下那些过冬蕃菜还没收呢，眼下年关，不知小偷会不会偷挖，还是叫我儿子去看守吧，乖国呀！吉仔呀！

〔林吉上〕

林 吉：哎，妈！

刘 氏：哟！我正要找你。

林 吉：找我有什么事？

刘 氏：叫你去看守东厝埔那块蕃茨园，提防小偷来偷挖。

林 吉：好，妈……（欲下）

刘 氏：且慢，儿呀！带根竹竿去，要是有人来偷挖，就赶走他。

林 吉：好！（下，取竹竿复上）

刘 氏：乖国呀！要是遇见小偷，把他赶走就好，不可打人家。

林 吉：怎么不能打？

刘 氏：过年啦！有钱人哪一家不是吃鱼吃肉的，谁要这蕃茨。今夜会来偷挖的，一定是穷人，你要是把人家打坏了，害人家挨痛过年就不好。

林 吉：妈！要是碰到贼呢？

刘 氏：傻孩子，有贼来的话，你就喊村里的人来帮你抓。

林 吉：对，对，我去啦！妈！你进去吧。

刘 氏：要小心噢。

林 吉：你进去吧。

（刘氏下，林吉带上门，下场）

林 吉：（唱“改良走路调”）

一天过了又一天，

田里庄稼忙验年，

提防小偷来偷挖，

今夜去守蕃茨园。

来到这里就是我家的蕃茨园（回头张望）这时候还不到深夜，小偷也不敢来。一天累下来，待我先到土地庙里打与盹去。（入庙，钻进神桌下睡觉）

（苏义摸黑上）

苏 义：（唱“什碎调”）

黑天瞎夜看不见路，

高之低之胡乱摸；

倘若半路碰上老虎，

难逃虎口命嗚呼。

寒风呼啸似鬼号，

不由我心中乱抄之。

怎么蕃茨园还走不到？（失足一跌）

（夹白）哎哟！

（接唱）

脚下一滑跌下了水沟。
鞋袜尽湿冷如冰，
东西南北分不清，
万一不拿棒下河，
淹死都不敢喊救命。
一生不曾做这事——

(跌了一跤)

(夹白)哎呀!

(接唱)

这回脚趾一定破了皮，
痛了骨髓实难当，
一跛一拐真艰难，
天色越来越幽暗，
黑影幢幢吓煞人，
是人还是鬼看不准，
吓得我失魂又丧魂!

(想走回头又站住，
定神看)

要是人，哪有这样高，
哪有半夜下地来?

要是鬼，我不作伤天
害理事，

怕他为何来!

待我大胆近前看……

(观望)

(夹白)真惭愧!

(接唱)

原来是一棵枯树头。

哎呀，平白受了一场虚
惊，

吓得我冷汗满身淋。(被
藩茨绊倒，一滚)

哦，藩茨园到了。前面一堆
黑乎乎的，定是土地庙，这块
该是“大头吉”的，就动手
挖来。(一想)呀!不好!
若是叫人看见，少不得要丢
脸，这便如何……哦，我还
是先去问之土地爷，许我挖
才挖，不许挖，我就回家任
他饿吧!

[苏义入庙，林吉闻声伸头
探望]

苏 义：要挖谁的藩茨呢?……
哦，“大头吉”的藩茨园就
在这庙边，再好也没有。

[林吉怒，挽袖待打，苏义
祝告]

苏 义：土地公呀!我苏义是一
个教书先生。

[林吉怀疑]

苏 义：只因施洋的妻子穷苦无
依，要跳潭自尽，我把一年
教书得来的十两银子都给了

她：今晚是大年夜了，我自己连碗饭的米都没有，万不得已才来这里，想偷挖林吉家的几条蕃茨，好过年。

〔林吉暗笑头同伙〕

苏义：若许我挖，你就连出三个“圣卦”。

〔苏义掷“圣盂”，落地砰然有声，林吉忙去探视，复回，摸得“圣盂”安置好〕

苏义：（摸得“盂”），啊，“圣卦”。（复祝告）要是真的可以挖，你给我再显一个“圣卦”。

〔苏义掷“盂”，林吉又摸来放好，苏义摸得“盂”〕

苏义：又是“圣卦”。（再祝告）土地公公，今晚我偷挖林吉的蕃茨，要是真的没事，你就再显一个“圣卦”吧。

〔苏义又掷“盂”，林吉急取一只，苏义摸得另一只；两人同时摸索，均通

寻无获〕

苏义：噢！两只“圣盂”怎么只剩下一个？那个哪里去了？（再摸）我这个是“阳卦”，还有一个不知是什么呢！

〔林吉正着急，闻言心喜，急忙翻成一个“阴卦”放下〕

苏义：（得“盂”）唔，在这里呀！（托“盂”）又是“圣卦”。行了！待我挖去。

〔苏义玉崩，林吉蹑足尾随至蕃茨园；苏义蹲下用手掘土，痛极失声〕

苏义：哎呀！这么长的指甲，一挖就折成两段了。噢：还是用手拔好！（尽力一拔，簌断，跌坐地上）噢！（用手摸断簌）簌断了，蕃茨还在地里。

〔林吉在一旁替他为难〕

苏义：（望空祝祷）咳！土地公啊，你要是有灵，就派几个神将来帮我一帮。

〔林吉决心帮挖，他挖得快把草袋拿去盛，苏义好容易挖出一个，想放进草袋〕

苏义：我的草袋呢！（摸索）

〔林吉急放回去〕

苏 义：唔，还好，在这里。

〔投着灰入草袋里〕喂！草袋里怎么忽然有了好多着灰！

〔林吉投着灰，触苏义手，苏义缩手不迭〕

苏 义：哎呀！着灰还会自己跳上来呀！土地爷真是灵啊！

〔苏义再挖，林吉暗中帮助〕

苏 义：（一摸袋已装满）哈，哈！土地爷真有灵，一下子帮我挖得满满一大袋。这就够了，给我夫妻二人至少吃到初五。做人不可太贪心！人家也得花工花钱的，待我把它捎回去。（捎上肩觉太重，摇了两下跌倒，坐在地上，望空祝祷）土地公呀！你帮我挖了这许多，叫我捎都捎不动！求你再差两个神将来帮助抬回去吧！〔林吉暗中相助，扶起草袋〕

苏 义：喂！怎么轻起来了，土地公真是灵哪！

〔苏义揩草袋，林吉扶着，说多行〕

苏 义：到啦！

〔林吉急放手，下；苏义又跌坐在地上〕

苏 义：哎呀！土地爷，真有灵哪！我刚说一声“到了”，他马上就把手将召回去了。

〔狗吠，苏义急推门，推不开更急，敲门〕

苏 义：开门！开门！

〔孙氏内应：“来啦。”急上开门探视，两人碰头〕

孙 氏：喂！……（不敢出声，急掩门）

苏 义：我再三交代别关门，你还是关得这样紧，幸亏没人看见，要是让人家知道，岂不给抓去。

孙 氏：（探视草袋）你怎么挖得这么多？

苏 义：（得意地）这是土地爷帮我挖的。

孙 氏：有这回事？你挖了谁家

苏 义：林吉家的。

孙 氏：这蕃茨长得不错呢。

苏 义：别复说了，我快饿死了！还是赶快生火，洗几个煮来吃吧！

孙 氏：呃，你帮着抬进去。

〔二人抬羊袋同下〕

第 四 场

〔林吉得意地跑上〕

林 吉：（唱“改良走路调”）

三步当作两步走，

一弯一转到我家；

今夜谁人想得倒，

苏义先生做小偷。

（敲门）

妈呀！开门喽！

〔刘氏急上〕

刘 氏：来啦。

〔刘氏开门，林吉入，掩门〕

刘 氏：乖团！你上灯才出去，怎么这时候就回来呀？

林 吉：妈呀！蕃茨给人偷挖去了！

刘 氏：啊！给人偷挖了？

林 吉：是啊！

刘 氏：你？

林 吉：我，我还帮他挖咧！

刘 氏：啥？！你还帮他挖！

林 吉：是啊，我不但帮他挖，还帮他抬到他家大门口呢！

刘 氏：这孩子！你还帮他抬到大门口。（自语）我儿哪有这样傻，这必定有什么原因。我来问个明白。（向林吉）儿呀！今晚到底是谁来偷我们的蕃茨的？

林 吉：今晚来偷蕃茨的不是别人，（大声）就是苏义先生！

刘 氏：你不要乱讲。

林 吉：是真的嘛！

刘 氏：苏义先生是咱村里的老实人，哪里会做这种事体，你别看错了人。

林 吉：（大声）是他，我明儿看见苏义先生偷挖我们的蕃茨。

刘 氏：小声点！苏义先生怎么会偷我们的蕃茨呢？

林 吉：（大声）他……

刘 氏：（急止之）嘘！小声点！给别人听见了多不好意思。

林吉：妈呀！要不，我就着
你耳朵讲给你听。

〔刘氏侧耳，林吉叽咕一番〕

林吉：（大声）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来偷我们的蕃茨啊！

刘氏：（笑容满脸）喂！
（唱“七字调”转“台湾什唸调”）

原来是为一这一格，
苏义先生慷慨助人钱
自己家中无柴米，
无奈才偷着蕃茨来过年。
先生教人好心肠，
这样过年太为难，
我在想……

（头白）乖国！

（接唱）

先生助人咱该帮他。

林吉：（唱）

对，对，对！是，是，
是！

我们省下菜吃食来帮
助伊。

刘氏：（唱）

你进去，篮子拿来盛

东西。

林吉：（唱）

好，好，好！我来提。

（下）

刘氏：（唱）

我这“憨国”又乖又明
理。

待我菜橱来开起，
端玉芥菜和“芋泥”。

〔林吉上〕

林吉：（唱）

妈呀！篮子在这里，
你要拿来我帮你。

刘氏：（唱）

你进去量五升米。

林吉：（唱）

好，好，好！我就去。

（下）

刘氏：（唱）

再拿一碗豆干一碗臭，
轻之放进菜篮里。

〔林吉复上〕

林吉：（唱）

妈呀！五升米，量完毕。

刘氏：（唱）

找个米袋装进去。

林吉：（唱）

顺便切块年糕去送伊。

刘氏：（唱）

说得是，红橘子也送
几粒。

林吉：（唱）

豆沙甜糯米十二只，
东西已齐备，现在就
送去。

刘氏：（唱）

不行，不行，这时三
更鸡未啼，
等到天亮送去还不迟。

〔二人同下〕

第五场

〔施袖上〕

施袖：（唱“停板七字调”）

媳妇昨日险些丧命，
幸好遇见苏义先生；
拿来我儿的银钱，
公媳才得过新年。

〔黄氏上〕

黄氏：（唱）

初一波早到厅前，
要给公之来拜年；
然后去找苏先生，

取回丈夫的信件。

公之！新春万福。

施袖：媳妇免礼。

黄氏：公之，媳妇今日煮下一
碗甜线面，请公之进内充饥，
媳妇要往苏先生家中取回家
书，不知公之意下如何？

施袖：媳妇言之有理，须要速
去速回。

黄氏：媳妇晓得。（唱“停板
七字调”）

告别公之出门庭，

顺便拜谢苏先生。（下）

施袖：（唱）

信中不知怎样讲，

不见儿信不安心。（下）

〔施洋凡尘仆之上〕

施洋：（唱“腔仔调”）

撑船谋生已一年，
乡里景况仍凄凉；
赶快见爹见妻面，
免得家人挂心间。

到家了。（入内，探视）怎
么不见人呢？爹之在哪里，
爹之在哪里？

〔施袖上，注视〕

施袖：哟！施洋，你……你回

来了！

施 洋：（行礼）是，不肖孩
儿回来了。

施 祐：施洋哪！你……你太
忍心了！

施 洋：孩儿知罪，又因为糟
船在外，漂泊无定，因此
不能回家，望爹文恕罪。

施 祐：噢！

施 洋：（这顿，不见妻子）
爹文，我妻哪里去了？因
何不在家中侍奉爹文呢？

施 祐：媳妇么？……她往苏
先生家中取你寄来的书信
去了。

施 洋：（奇怪）孩儿并无书
信寄回来呀！

施 祐：十两银子昨天才收到，
也是苏先生转来的。

施 洋：（更奇怪）孩儿实在
并无寄信寄银子呀！这莫
非苏先生交错了……

施 祐：啊！如此到他家一问
便知。

施 洋：孩儿愿与爹文一同前
往。

施 祐：前头带路。

施 洋：爹文随我来。

〔二人同下〕

第六场

〔远处欢庆新年锣鼓声中，
苏义上〕

苏 义：（唱“红楼梦调”）

惻隐之心人皆有，

我为救人自刻苦；

家中因此无米煮，

正月初一吃蕃茨。

昨夜挖来那些蕃茨，我要正
在里面煮，我坐在这里等待
吧。

〔孙氏上〕

孙 氏：来噢！吃蕃茨啊。

苏 义：小声点，行不行！

孙 氏：真的吃蕃茨嘛，还怕人
家听见吗？

苏 义：“偷来的锣鼓打不得”！
再说，大年初一吃蕃茨，叫
人听见多难为情。你要说：
“来噢，来吃蹄膀啊！”这
样才像话。

孙 氏：大年初一就吃蕃茨，实
在不像样：要不然，就说是

吃猪肉吧。

苏 义：对，对！黄的当瘦肉，白的当肥肉。好吧，“瘦”的给你吃，“肥”的为我吃。

孙 氏：对，对。

〔二人同说：“来噢！吃猪肉啊。”〕

〔林吉母子提篮上，正待敲门，闻言住手，倾听〕

苏 义：（唱“红菱菱”调）

这蹄膀嫩得实在烂，

孙 氏：（唱）

还有一大锅，任你吃不完。

苏 义：（唱）

这块瘦的给你吃，

孙 氏：（唱）

你别客气，要吃我会拣。

刘 氏：（奇怪地）你说苏义先生没钱过年，没钱怎么蹄膀嫩成锅呀？

林 吉：这就奇怪了！我来叫门进去看一看。

刘 氏：大年初一，叫门要小声点！

林 吉：（敲门）苏先生，开门来！

孙 氏：谁在叫门呀？

林 吉：我呀！

孙 氏：你是谁？

林 吉：我“大头吉”。

〔苏义反妻打箭，惊惶失措〕

孙 氏：你……你来做什么？

林 吉：我要找你们……

〔孙氏急收拾碗筷，下，苏上〕

苏 义：糟啦！他一定知道我偷了他的薯黄！这……这可怎么办？

孙 氏：先……先生不在家。

林 吉：不在家——刚……还在讲话，怎么就不在家啦？快去开门！（打门）

苏 义：没办法，只好开门给他讲好话。他要是抓住我，你就赶紧把我衣衫扯住，我好关门，要不，给他抓去就该倒霉了！

林 吉：快开门呀！

苏 义：来了。

〔苏义开门，林吉母子进门〕

林 吉：（手指着苏义，大声）